



天堂口

范迁 著

梦想消逝了，人生落幕了
如果曾经我执著，回忆是不
如果曾经不轻狂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

欲望迷乱了双眼，诱惑打碎了宁静
惶惶迷途，我们的灵魂又该如何安放？

严歌苓、陈冲、姜文倾情推荐

天堂口

范迁 著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堂口 / 范迁著. —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2.7

(范迁锐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212-05565-3

I. ①天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8684 号

书名: 天堂口

作者: 范 迁

出版人: 胡正义

选题策划: 曾 丽

责任编辑: 杨迎会 田晓辰

责任校对: 田晓辰

责任印制: 范玉洁

装帧设计: 金刚设计 王艾迪

出 版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

邮编: 230071)

发 行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)

电话: 010-64266769, 010-64264185 转 8067 (传真)

印 刷: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: (010) 5289177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9 字 数: 245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2-05565-3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楔 子

三个最普通的中国字“李”“天”“农”，笔画简单，读起来都是平声，小学一年级时就学过，对大部分的人没有任何意义。但恰恰这三个字就是我这具皮囊的招牌、名称、认证，跟了我四十五年了。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想：如果当初父母给我取了另一个名字，我这一生是否还会同样地度过？

也许，也许不，没人敢肯定名字对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有重大影响。

真不敢相信日子过得这么快，一万六千四百二十五个白天和黑夜如风而逝。人生似跋涉，有时双足深陷泥潭，有时又像只陀螺在冰上滑过。在四十五岁生日那天，眼前的景色突然清晰起来，我看见自己翻过山梁，前面的小径蜿蜒而下，夕阳从背后照过来，长长的投影拖在脚下石板路上。

从镜中看见鬓边的头发已经一片斑白，面容枯槁，嘴角下坠，一扬眉毛额上的抬头纹清晰可见。记忆力衰退，注意力涣散，平常会无缘无故地出神。全靠每天抽三十支烟来稳定情绪，尼古丁和焦油深深地浸入肺脏，渗入血液，使我手指颤抖却头脑清明。现在到处都是劝人戒烟的宣传活动，其实通向死亡并不是只有吸烟一途。去医院验个血都可能会染上艾滋呢，更何况其他了。与其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我倒情愿来个干脆利落的心肌梗死。你想想，早晚会来到的死亡，总被不断地提醒，生活中处处布满了绊马索，日子还能过吗？相比之下，还是那狠狠的一击来得痛快，

至少没有拖泥带水。

是的，死亡的问题已经狰狞地浮了上来。年轻时你是不会玩味“老”“死”这两个字的，但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死的阴影自然而然地一寸寸地掩了过来，你不正视都不行。陆凯歌四十还不到，也算是个长袖善舞的，一天驾着吉普车经过闹市，哪会想到建筑工地的独臂吊车会倾倒下来，而且还不偏不倚地就砸在他的车顶上，据他坐在车后面大难不死的老婆讲：凯歌从喉咙里轻轻地哼了一声，就像鱼一样地吐了口气，整个人只剩下一条手臂还完整。

还有我那位想做总理的同学华祖国，四十四岁得了肝硬化，已在病床上的方寸之地辗转了七个月，当年的雄心壮志不知道被抛到哪个角落里去了。不能否认，生命到了这个尴尬的阶段，痛苦的成分要比快乐多得多。可能死神就站在下一个转角上，叉着手，冷笑着，斜眼瞥视我们这群营营碌碌不知生死的家伙。

站在这道中年之坎上回首遥望，消逝的日子只留下了遗憾和惆怅，前面的日子却混沌不明。回头长叹是没用的，生命既然不能如一局麻将重新码牌，那干嘛还浪费这个时间。前景虽然不明，但至少我当下还活着，活着就得背轭前行，就得打发日子，就得解决麻烦，而我的麻烦够多了，不提也罢。

最主要的，我告诉自己：要在某种意义上找回我的儿子。

01

儿子生下来三个月就被送回国交给我母亲抚养了。

那时我和老婆住在玛丽的大房子里，咪咪怀孕七个月了还挺着肚子在厨房里忙碌，为派对作准备。玛丽每礼拜要开个派对，请人来吃饭聊天，再隔天总有局桥牌，生怕一停下来得了老年痴呆症。这是一个有着十八岁年轻人心态和精力的老太太，而我呢，除了每隔一天为那部金色的凯迪拉克洗车上蜡，还是派对上的苦力兼听差。上菜，把脏盘子从餐厅收到厨房放进洗碗机，扶喝多了的胖太太下台阶，要是客人醉得不省人事，我还得帮助计程车司机把他或她抬进车厢。那样我口袋里就会有张五美元的纸币，玛丽给的小费，一礼拜的烟钱算是有了着落。

玛丽的房子耸立在半山腰，遥望金门桥和海湾，共有六个睡房，四个半厕所，放满了旧式家具，大而无当的客厅贴着发黄的老式墙纸，厨房可以让一个排的士兵吃饭。

我们住在车库旁边的“姻亲单位”。所谓的姻亲单位是美国家庭把楼下的储藏室稍微装修一下，让丈母娘来探访时住。玛丽七十六岁，姻亲早就去极乐世界报到了。老太太用这多出来的空间跟我们交换家事服务。咪咪每个礼拜得把四千多尺的房子吸尘，洗被单、花园里的浇水拔草也是她的任务。除了免费吃住之外，玛丽一个月还另付五百美元。咪咪这么一个在家散漫花钱的主儿，到美国来脱胎换骨地把这五百美元像命一样攥在手

里，积下来付天文数字般的学费，一年下来只需花一点九九美元买张圣诞卡寄回家。

平心而论玛丽不算刻薄，当我从机场提着两个大箱子上门时，老太太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竟然同意让我住下来，咪咪松了一大口气，现在要在外面借房子绝对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。当我第二天还在时差里腾云驾雾时，玛丽已经盘算好像我这样一个不会讲英语，粗手粗脚的汉子能为她效什么劳，当她把凯迪拉克停在车道上，递给我一支水管，一瓶清洁剂，一块海绵时，不用咪咪翻译，我就知道该做什么了。

除了把车身洗得像镜子一样，一天三次地把厨房垃圾袋提出去，以及把园子里的郁金香嫩苗当成杂草锄掉之外，我还有大把的时间闲着发呆。人一旦饱暖就出问题，刚来美国那几个月我的需求特别旺盛，整天缠着咪咪干那事情，一个不小心就怀上了孕。

两三个月咪咪妊娠反应出来时，我们已经商量好去做人工流产，不知怎么被玛丽晓得消息，她万分坚持我们非生下这个孩子不可，否则没商量——走人，她说她所信奉的宗教反对堕胎，及绝对不能容忍一个初生的生命在她房子里被杀害。我和咪咪并不认为没有成形的胎儿是有意识的生命，而且目前的环境也不容许我们抚养孩子。但任凭我们解释得口干舌燥也没用，玛丽一点也听不进去，一个温声细语的老太太突然变得犟牛似的，最后通牒摆在面前，一句话都不跟我们讲。

搬出去的话肯定是不行的，没地方住之外连工作也丢了。咪咪本来就犹豫不定，玛丽那头加了码，我双手不敌四拳，我妈又来信狠批了我一通，我哪里经得住三个女人的轮番进攻轰炸，防线最终全面崩溃。儿子在七个月之后出生在旧金山妇婴总医院。

儿子从医院抱回来时活脱像只红皮老鼠，脸皱皱的，整天哭闹不休，面对这小小的一团肉，我一个头变得两个大。晚上吵得睡不好，白天咪咪去上课，儿子就归我管。煮奶瓶，冲奶粉，换尿布……小子还不肯乖乖地躺着，非得抱在手上一面摇晃一面在屋里兜圈子。弄得我手酸腿软满头

大汗，真是哭出来的份都有。好不容易哄睡了放在床上，开了门出去抽支烟，只听得房里“哇”的一声啼哭，忙把燃着的香烟随手一扔，回房抱起伸拳踢腿的小家伙。谁知道那支被我扔出去的香烟屁股正好落在冬天生壁炉的柴堆里，燃了起来，我都没发现，还是邻居报的警。消防车和警车停了满街，火是十分钟就救熄了，也没造成什么损失，但一整个街区的居民都出来看热闹。咪咪从学校回来听说我闯了祸，脸色吓得发白，玛丽狠狠地告诫我不许在她房子范围的五十尺之内抽烟，否则她一定另请高明。

来美国之前从没想到日子会过得这么窝囊，抽支烟得跑去街角，缩头缩脑地在凄风苦雨中很快地呼几口，这就是寄人篱下的滋味。我在国内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日子过得优哉游哉的。跑到美国来被人呼来喝去，还要陪上笑脸，真是没罪找罪受。我那段时间过得心灰意懒，常思忖不如想开点，就当来美国玩了一圈，哪儿不是人过的日子！

慢，在美国不见得所有中国人都过这样的日子，你没见唐人街土包子照样开着敞篷跑车招摇过市吗？你没听说中国人拥有三分之一的旧金山房地产吗？那些一看就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，手上戴着比顶针箍还粗的金戒指，昂首挺胸地进出高档百货公司，凭的什么？还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在作祟！我哪点输过他们了？文化？见识？长相？头脑的灵活？除了少几张钞票而已，可美国社会就只认钞票不认人！没什么，钱是人赚来的，别人做得到的话我也做得到，而且要做得更好。三年为期，走着瞧。

我妈写信来说做梦都想看孙子，而我们这儿真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。也好，大家各取所需，我妈抱了孙子以慰她寂寞的晚年，我们得以抽出身来为挣一份像样的生活打基础。托朋友找了民航的机组人员，把襁褓中的儿子送回家去。

世界上两种人是调弄钱的高手，犹太人和江城人。

你看犹太人这么没有根的一个民族，两千年来在世界上居无定所，到处被人排斥、追杀，几次到了种族灭绝的边缘，却一次次地死里逃生，凭什么？第一是凭他们民族的凝聚力，第二就是凭着对金钱的掌控和运用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的处境是最危险的一次，强权德国摆明了要赶尽杀绝他们，法国救不了他们，英国救不了他们，唯一的希望就是犹豫不决的美国。犹太人调动了所有的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，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忍了又忍就是为了跟德国开战，而犹太商人趁机把原料廉价卖给日本军队以求安抚他们，顺便还讨好了美国。这是一个金钱赎买民族命运的绝好例子。你看今天，以色列在跟阿拉伯人打得昏天黑地时仍不忘做买卖。不管你喜不喜欢犹太人，却必须承认他们对金钱运用的娴熟，这种天分混在民族血液里与生俱来，学是学不会的。

江城人是中国人中的犹太人，这句话没别的意思，只是说江城人的理财能力高过别人一筹，外省市来的老兄不要跳起来。你们有你们的长处，但对金钱的精明程度还得首推江城人。不相信？哦好吧，那我们就说一下江城人的特点吧。江城人头脑比较冷静，不会为了一句浮夸的口号而热血沸腾，他们的心思放在实际的事情上，比较注意细节，对加减乘除运用自如，有了这几项特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混一份日子了。江城人中的

佼佼者还懂得审时度势，四两拨千斤，借鸡生蛋，空麻袋背米，白手夺刀，财在险中求等等那一套，你又会几招？看看世界上华人在财经榜上排着数的，哪个不是有几分江城源缘的。外省人讲江城人狡猾、抠门、门槛精。其实都是变了一种说法来赞扬江城人的精明。

你说江城开阜很晚，晚清年间还是个小渔村，居民都是从四面八方而来，无所谓什么江城人外地人。没错，我的老家本在黄家村，是从祖父辈迁来江城的。来了，三代人就在江城住了上百年，像一把刀淬过了三次火，像一块牛皮鞣了又鞣，在生理上精神上都有了质的飞跃。现在再走出来闯世界，就会用江城人的眼光来看问题，用江城人的手段来处理问题，手眼活络，不再像外地人那样碰鼻头转弯，区别就在这儿，兄弟姐妹们，懂了吗？

扯远了！现在还不是侃大山的时候，送走儿子多出时间来是为了赚钱，夸夸其谈是要等口袋里装满钞票之后的事了。好，第一道方程式，没本钱，没经验，没交通工具，没英语能力。有的只是一个好使的脑袋，还有一股渴望赚钱的劲头。求证，钱，钱，钱，钱，成千上万的钱。

解这个平方根还真花了我不少的时间，撇开没经验，没交通工具，没英语能力先不说，最为头痛的是没本钱，你要出人头地，眼光当然不能放在做工上，工字永远不会出头。我也不想再重新进学校学一门专业，学成出来是哪年哪月的事了！剩下的只有一条路——做生意，犹太人、江城人都是做生意发达的，我也得沿着这条路从头走起。

生意生意，以本求利，这是放之天下皆准的规律，可我就吃亏在这个“本”上。进美国时身上带了七十美金，到现在口袋里掏不出几个子儿。咪咪从老太太那里拿了工钱，转手就扔进学校那个无底洞。每个月还要从牙缝里抠下来几十美元寄回国，我妈的那点退休工资是对付不了昂贵的奶粉开销的。我和咪咪商量去跟玛丽通融通融，咪咪一口回绝。在美国不兴向私人借钱，何况又是她的雇主。再说上次的火灾，玛丽都没有要我们赔偿损失，够宽容了，怎么好意思再去向她开口借钱。我说我就提了一句，

你啰哩啰唆说了这么一大套，不借就不借，我就不相信活人会被尿憋死。

说到底美国的日子也过得无聊得很，特别是口袋里没钱的时候。平日去成人学校和老乡们一起读英语300班，到了周末，玛丽出去打桥牌，大房子空荡荡的，电视看得我打瞌睡。咪咪的同学打电话来说要找个周末摆摊卖货的帮手，我马上自告奋勇说去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出去见识一下也好。

在美国有一种周末跳蚤市场，开设在地铁站的停车场或是没举行比赛的体育场，组织者把场地租下来，再一小块一小块分租给做小生意的人。星期六早上，开着小型货车的商贩来到场子上，支好桌子，摆上货物，再把车停在附近的街上。咪咪的同学是做银首饰生意的，货物叫别人看着不放心，所以把我带来做个帮手。

摆在地摊上的货物真是琳琅满目，从旧家具、生锈的扳手、缺轮子的自行车、网球拍、高尔夫球杆、六十年代的芭比娃娃、美军仓库里的野战服、旧钢盔……到厚厚的一叠“花花公子”杂志、不走的古董手表、老式的电唱机附加披头士的唱片、带马刺的靴子、被水浸过的雪茄烟、走私来的酒……应有尽有。一早就有觅宝的人来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仔细看过，希望用小钱买到被人看漏眼的宝货。卖货的人悠悠闲闲地坐在折叠椅上聊天、晒太阳。有人在摊前停下时带着期待的眼光等待讯价；有些淘旧货的人很会讨价还价，黏黏搭搭地缠个不休，小贩给搞烦了就三钱不值俩钱地买了下来；也有些小贩把自己的破烂当成宝贝，钢口铁牙地一口咬死价钱；淘旧货的被弄得疑疑惑惑，花了大钱买进一堆垃圾也是有的。

摆摊的中国人不少，货物有从国内进口的纺织品、汗衫裤头、各种各类Made in China的鞋子、针织运动服、绣花枕头套、玩具，假仿的瓷器、玉器、手工粗糙的假青铜器等；也有人卖发黄的老照片、江城三十年代的香烟广告、美女月份牌……更绝的是还有人把配上五角星领章的军装拿来卖。那些嬉皮老美纷乱的长发上扣一顶绿军帽，穿着敞怀的新军装，下面是破破烂烂的牛仔裤配夹脚拖鞋，叼着香烟在市场里晃来晃去。

咪咪这个同学叫罗莎，吴海人，小眯眯眼，长得黑黑瘦瘦的，但屁股奇大，笑起来晃出一排大板牙。听说她最近在跟一个美国中年人谈恋爱，整天魂不守舍的，腰间的呼机一响就跑去公用电话煲电话粥，黏在那儿半天不肯下来。她卖的银首饰都是从吴海批发过来的，货色有项链、手镯、戒指、耳环、胸针、领带夹、梳子、化妆盒、小镜子、发卡、别针、十字架。质地上有铸银的、衔银的、镶银的、镀银的、银铜合金的、银锡合金的、镶宝的、镶珠的、镶印第安猫眼石的，林林总总放满了两张桌子。

罗莎付我三美元一小时，外加一顿中饭。我们早上七点出发，到场子里摆好摊子就不见她人影了。一直要到中午她才出现，递给我一盒从转角快餐店买来的盒饭，不外是炒饭炒面之类，我吃完饭抽了根烟回来，罗莎又飞了出去。收摊时她才回来，帮着把货归好，清了账，塞给我几张纸币，叫我自己乘公车回去。

来摊子上买货的都是女人，特大号的黑女人胖得像座山似的，身上挂了几十件叮叮咚咚的物件，像棵会走路的圣诞树，气喘吁吁地在摊位前停下，拿着戒指拼命往那香肠般的手指上套。一大群墨西哥小姑娘撩起衣襟，把银环在肚脐眼上比来比去。我问她们穿洞痛不痛？她们说要漂亮的话没办法。半老的女嬉皮留着印第安人的长辫子，穿着像床单一样的破衣服，当众抽着大麻，骨瘦如柴的手臂上已经有几十个镯子，这时你就要睁大眼睛盯着，一不小心你的货混进她那堆镯子就分不清了。一天下来，运气好的能做上千美元的生意，差的话只有一两百，罗莎说刨掉成本连付我的工钱都不够。

没事的时候我就跟罗莎聊天，问她说你男朋友怎么不过来帮忙？

罗莎说她男朋友看不起这种小生意。

我问那他是干什么的？

罗莎支吾了一阵说，他是做几千几百万的大生意的。

这个牛吹得过分了，做这种大生意的家伙看得上你罗莎？小绿豆眼，

胸脯平得像座飞机场，大黄牙晃出来像门板似的，男人吓都被吓回去了。

我心中好笑嘴上却敷衍：“罗莎，加把劲儿，这种男朋友可遇不可求，你的相看上去就是旺夫的，不过菜要赶快掣到篮里，慢一步可就不定了。这种做大生意的人走到哪儿都被人像靶子一样盯着。”

罗莎笑得花枝乱颤：“跑不了的，他爱死我了。”

我疑惑道：“你真有把握？”

罗莎一脸羞怯：“他就好我这小女孩样子的，他说对我的屁股情有独钟。”

听到这话，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，赶紧用手托住。这世界真是无奇不有，有人就是爱绿豆眼飞机场大板牙你有什么办法，鞋子穿在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，干别人什么事。

我一本正经地对罗莎说：“你这个男朋友听起来是个很有个性的人，有机会介绍大家见见。”

罗莎听了进去，有天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，说她和男朋友就在附近，要顺道到我家来坐坐，玛丽去巴西旅游了，来人也无妨。开门出去一看，一辆重型的哈雷机车停在车道上，戴头盔的罗莎正从机车后座爬下来向我招手，那个男人一身黑色皮衣，架好摩托车之后，罗莎替我们介绍。做大生意的男朋友叫皮特，四十三四岁了，看来五尺三寸左右，跟罗莎差不多高，脚上还穿了一双厚跟的靴子，脸刮得光光的，却在下巴上留了一簇山羊胡子，右边的耳朵上戴了一只金耳环。

皮特握住我的手仰头问道：“李，罗莎说你是从江城来的？那可是一个传奇的城市，我祖父在那儿住过六年，到现在他还会讲一些江城方言。”

我握着他的手道：“也许我们当年是邻居。”

进了客厅坐下，我为他们泡了两杯绿茶，皮特跷脚坐在沙发上，环顾客厅的摆设，说房子的地段不错，就是家具显得老了一点。

我说现在只是寄居在这儿。

皮特说你不会长久甘于住在别人的屋子里的。

我说何以见得？

皮特打了个响指，说凭江城人的头脑。

我笑笑没做声。皮特说起他祖父在四十年代从欧洲逃难到江城，赤手空拳地积累起第一笔财产，要不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，他就有可能出生在江城了。

我说真的那样你就有苦头吃了，我中学里有一个混血儿，跑到哪里都被骂“洋毛子”。

罗莎一脸天真地问“毛子”是什么东西？我说跟你们吴海人口中的“鬼子”差不多，更带一点下三流的味道。

皮特哈哈大笑，说没有钱到了哪儿都是下三流，一有钱事情就反过来了。

我说皮特有经济学家的头脑，他们的口径和你一样。

皮特问我在江城是做什么的？我告诉他说跟朋友一起做点生意。皮特一拍大腿，说正想找个人在中国做笔生意。其实我哪在国内做过什么生意，天天在办公室里坐着，只是处理一些文件而已，有些做官做贸易的朋友倒是真的。于是问皮特想做什么方面的生意？

皮特神秘地笑笑，看了看罗莎：“我从来不在女人面前谈生意，女人一沾生意女人味就没有了，绅士们应该像保护稀有动物般地保护女人不受商业污染。这样吧，我们找个时间喝一杯，好好地聊聊。”

临走的时候，皮特在罗莎的屁股上拍了拍，色迷迷地凑近我耳边：“听说江城的女人不错，有没有这样的货色？”

我笑着说：“江城现在是个大都市了，漂亮女人当然很多，但是像罗莎这样的绝色美女，恐怕真找不出几个来。皮特，你小子真是个幸运的家伙。”

皮特听了得意地把摩托车油门拧得山响，罗莎临走时竟然还给我飞了个媚眼，弄得我差点当场昏倒。

咪咪并不赞成我跟罗莎混在一起，说罗莎是班里功课最差的一个，来美国五年多了，连张文凭还没混到。你帮她打工会有什么出路？

我说我像个打工赚几个小钱的人吗？我当然有长久的打算。

咪咪问我是什么意思。我没做声，心中却想着怎么找机会把罗莎的生意盘过来。

观察了一阵子之后，我发觉罗莎做生意跟她读书一样不动脑筋。做女人生意其实是很好赚的，不管年纪老少，爱美的心思人人有之，总是以为身上叮叮咚咚挂满饰件就是美，这方面女人的进化落后了一些，原始社会的人就是把什么石头骨头都穿起来挂在身上。另外，女人的占有欲都很强，喜欢的东西非弄到手不可。不喜欢的东西也要弄到手，特别是别人有了的话，从慈禧太后到花五美元买银环的墨西哥小姑娘都一样。拿准了女人的心意就等于掌握了印钞票的机器。

但第一罗莎懒得进货，每个礼拜放在桌面上的就是那些陈年老东西，买的人看看没什么新意也就都走了；第二罗莎不会迎合顾客心理，人家挑选首饰时就呆呆地站在一边，嘴巴像被封条贴住似的，而一句“这个手镯好像是专门为你造的”就可以使犹豫不决的顾客把钱包掏出来；第三是账目混乱，手上有多少货自己心中都没个底，卖得俏的货跟卖不出去的货混在一起，又占地方又占金钱。

最主要的，是她的心思根本不在生意上，有次她和我聊天时说从吴海来美国是希望能赚大钱，想不到来了之后这么辛苦。有时想想，还是盘掉生意回吴海过早上饮茶，下午逛百货公司，晚上泡夜总会的日子好。只是舍不下皮特。

我问她生意要卖多少钱？罗莎说一万，包括存货。

我心中盘算了一下，没做声。

我手上不要说一万，连一千美元都拿不出来。不过我有把握拿下罗莎的生意，而且会做得比她好一百倍，只要给我一个机会。

一天皮特邀我出去喝酒。在盖瑞大道的尽头，有一座临海的大房子，楼上是餐厅，底下有个叫海崖屋的酒吧。从大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太平洋的滔滔白浪，一大群海鸟盘旋在礁石间，酒吧中间有个石头的大壁炉里火光熊熊，满室生春，一个大屏幕电视在播放美式足球比赛。

坐定之后，女招待送来酒单，来美国这还是第一次上酒吧。皮特问我喝什么？我盯着琳琅满目的酒单说喝跟你一样的吧。皮特说他可是喝纯伏特加，四十六度的酒精啊。我说没问题，我曾在乡下人的婚宴上喝过六十度的土烧酒。酒上来了，斟在圆锥形的高脚杯里，晶莹透明。举杯喝了一口，冰得凉凉的酒液从喉头滑下去，胸腹间顿时像有团火炙一样。

“好酒”我赞道，一口喝下大半杯。

皮特要我慢慢喝，我说在国内喝酒都是这样的。皮特说还有问题要谈呢，喝醉了我就得送你回家了。我说这点酒怎么会醉？你有什么问题就谈吧。

皮特把玩着酒杯却顾左右而言他，先是谈美国的足球，又谈女人。足球我不懂，关于女人的品味我们又不一样。不过我知道，皮特叫我出来并不是光喝酒谈女人，我耐心地等着他开口。

喝第二杯时，皮特不经意地提到，他以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当过两年兵，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，曾站在金门海峡遥望过中国。“许多年之前的

事了。”皮特喝了口酒，感叹道：“那时想着可能会打仗，也许会死在离家很远的地方，如今却想跟中国人做生意，人生真是难以预料。”

我问他打算做什么生意？皮特鬼鬼祟祟左右望了一下，凑过身来压低声音：“我在海军陆战队里干的是枪械专业，退伍之后也一直干这个。”

皮特说，现在美国市场有一单热门货——AK47半自动步枪，这种枪机械结构简单，不需要太多的保养，弹舱容量又很大，用制式子弹，打起来不容易卡壳，枪膛进水也没有关系。缺点就是准确性差了点，不过一梭子四十发子弹打出去，准确性并不是那么重要。最主要的是这种枪价格便宜，需求量很大。目前市场上的AK47一般都是通过第三国走私来的，因为美国进口法规定半自动步枪是攻击性武器，不容许进口，其实只要在出厂前把枪膛里的连续进弹的弹簧拆掉，就符合海关的条例可以进口了，到时候再把弹簧装回去，很容易。

我问道：“谁买你的货，美国军队吗？”

皮特喝了口伏特加，摇了摇头：“美国军队有他们自己的制式武器，像M16步枪。一般说来，美国陆军的政策是尽量不打近战，常规武器在军事采购单上占的比例很小。另外，美国也不会采用潜在交战对手的装备。”

我说我想不出除了美国军队这个大主顾，谁还会来买这种既不能吃又不能用的货。

皮特说要的人多了，在美国有些民间组织，因为有自己的准军事组织，所以一买就是几百支，还有贩毒的集团也是大主顾。另外各地大大小小的帮派组织、地狱天使等都是买家。“还有，”他示意我向吧台望去：“你看酒吧上摆满了一瓶瓶美酒，酒保满面笑容，非常可能在柜台底下就放着一把上满子弹的AK47。现款进出的生意容易遭抢，AK47是很有威吓阻力的一个防御手段。”

我说：“像这种酒吧是做正经生意的，私藏武器不犯法吗？”

皮特撇了撇嘴：“犯法？你在家装个水龙头都可能犯法，一个蒙面